《体育场里的野餐》

可蕊·陈是负责我所在驻留项目的实习生，对于今年的选举活动她显得十分激动，不停拉着我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参加集会。后来我才知道她今年刚过21岁，是法定的投票选举的年龄，这个年龄的她保持着对很多事情的活力和热情，即便每天她要应付一堆一堆的表格。制作表格对我来讲，是一件想起来就头疼的事情，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表格所产生的实效性，但我总怀着一种侥幸心理，这应该不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办法，像这种制作表格的过程可能会让整个工作气氛变得沉闷乏味，而我也只是想想，这应该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坏。临到中午，可蕊·陈已经提前计划好了前往集会前的所有行程，先去公车站，两站路程到达地铁，在地铁里寻着紫色线，三站到达市中心，然后她的男友凯瑞会在那里等候，开车带上我们，中途再搭上她在艺术学院的老师艾琳。

艾琳是一个很亲和的老师，在途中，她甚至从1968年的建国历史开始讲起，为我普及一些常识性的历史内容，虽然很多都是我提前预习过的内容，但是她总能跳跃地通过讲述这些历史事件表明她的政治意见。说到四年前的那次同样性质的选举集会，她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几十万人的集会现场。

我们来得确实有点早，艾琳的丈夫和她10岁的儿子更早地到达了现场，与艾琳回合，艾琳指着我的深蓝色T恤说，“你今天穿得非常正确，蓝色、蓝色，这里也是蓝色”，好像今天我们大家都能在身上找到蓝色。

“坐下坐下”，凯瑞铺好野餐垫，从包里掏出一瓶瓶准备好的饮料，而另一个大塑料袋里是麦当劳各种汉堡，鸡翅、肉块和可乐。

“嗡，喂喂喂，”一个身着浅蓝色上衣中年人正测试着麦克风，抬头望去我可以看见远处住宅楼里一个个探出脑袋的人。

“可蕊给我讲过你作品，你也做一些录像么？”我回过头凯瑞正一边嚼着嘴里食物，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哦，对，还有一些表演之类的东西。”

“恩，我也拍一些录像。”他递给我一个一次性的纸杯，“可乐？酸奶？”。

“酸奶吧”。我不太能承受东南亚地区对于甜性饮料的热衷，不放糖可能是个比较古怪的举动。纯椰汁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个当地朋友告诉我这里掉落的椰子不可以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这儿法律。怪不得之前的一次狂风大雨中，我透过工作室的门缝看见几个马来工人抱起吹落的椰子，夹在咯吱窝里鬼鬼祟祟跳上施工的卡车，脸上挂着小孩儿般的笑容。

“你住在北京？”艾琳笑着问我。

“对，但我不是北京人，我只是住在那里。”

“那你出生在哪儿？”

“湖北。”我想她可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地方。

“我是华人和马来西亚的混血，我丈夫是马来人，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小时候从马来西亚随父母搬到这里。”艾琳是一个性格开朗的老师，说到一半她就振臂高呼，同样是孩子般的笑容。

“你是华裔么？”我转头问坐在一旁的凯瑞，凯瑞的块头很大，比我能高一个头，长着娃娃脸，不断地从手上递给我薯片、餐巾纸，“我是华裔，我父母是福建人。”凯瑞的中文也并不太好，光是福建这两个字的发音，他就吭哧了半天。

“我其实也在福建生活过，但出生在湖北。”这时候嗡的一声，演讲台上似乎有了动静，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体育场是个半封闭的露天场馆，有专业的橡胶跑道和人造草坪，人可以从好几个方向同时涌入。

“你会选谁？是要选他们么？”我看着坐在一旁的可蕊有些无聊，一直没有说话。

“我还不知道，我先看一看， 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政府给寄来的选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今年真的21岁了。”可蕊一边说一边翻动手机，还不时给我们照相，给食物照相。

“嘿，凯瑞，你会选他们么？”

“对，应该会，但我还不确定，我父母肯定投给他们，其实当选是不可能了，你听他们刚才讲的，上一届送进国会也就五个人，其实也是个表演啦，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哈，我肯定选他们。”艾琳打开一张简易的折叠椅坐了下来，“ 不好意思，我没法和你们一起坐在地上，我去年才做过膝盖手术，现在也不能多运动，但我肯定选他们，我们一家都是他们的支持者，我们上次也投给了他们，你要知道这是个很古怪的国家。”她顺手给我们每一个人递了一面旗子，“你看，我还买了一把他们的雨伞。”艾琳递给可蕊，就像在和可蕊说支持他们不会有错。

“快看那里。”凯瑞指着远处一个巨大的锤子造型的霓虹灯，被一个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扛在肩上，能有两三米高，我看不太清楚，我又向身后望去，有三个老头拿分别拿着鼓棒，围着一个红色的中国大鼓呼呼嘭嘭地带动着现场口号的节奏。

“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可蕊笑着说，

“你应该去啊，找个机会。”

“我很喜欢淘宝，好便宜。”可蕊这时候的笑容让我又想起那些捡椰子的马来工人。

“你也是华裔对么？”我问可蕊，问完我就觉得我又在说废话。

“当然。”可蕊翻了翻白眼，为了弥补这种废话式的发问，我又说，“你确定你不是马来混血？”“啊？”可蕊更加哭笑不得地看着我，我没法用文字来模拟她当时“啊？”的发音，可能更像是“哼？”
“我有像马来人么？我祖籍是广东的。”说完这话，现场变得很安静，台上是一个印度裔的中年男子，用印式英语讲述着他对医疗和教育的未来方向与想法，我能听懂的太少，但是现场却十分安静，“坐下坐下”，后排的一些人让从中间插进来的观众坐在地方观看，但是很明显，前面那些站着的观众很难一一坐下，因为坐下所占的空间相当于两排站着的人的两倍。这时候，现场一个观众站到人群的一侧，指挥着后排的观众，向后移动。

“我觉得我会去中国的。”可蕊又继续谈论她喜欢的中国电影明星以及对淘宝的钟爱。

我转过头小声地问凯瑞，“你觉得他们是属于左还是右。”

凯瑞皱了皱眉说，“这边其实不讲左和右，很难区分的。”凯瑞听得很认真，连之前拿在手里的薯片都没有继续放嘴里放。

“坐过来。”艾琳让她儿子坐在她身边，这个10岁的小男孩很好地融合了父母的肤色和五官的所有特征，当他看见我在看他的时候，对我做了个鬼脸，顺势趴在野餐垫上抓了一把薯片，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看那里。”和我挨着的一个观众指着远处住宅楼的顶层，又是一个椰头造型黄色霓虹灯，就挂在了阳台上面，看来是早有准备。这个时候其他的观众也都看见了远处的椰头，不时地发出惊叹，后面那三位老先生突然咚咚咚地打起了节奏，其实不管你怎么敲打中国大圆鼓，那种闷响都是我所熟悉的，这种鼓的声音就是很特别，就像古筝、笛子这种乐器一样，不会被混淆。这时，艾琳10岁的儿子拿起挂在脖子上赛场喇叭跟着节奏，一下一下耗尽全力地吹起来，真是个健康的孩子。

“风筝，快看”， 我们都把头仰了起来，恩，真的是风筝，而且是天蓝色的风筝，一节节蜈蚣形状的风筝，一头连着体育场里的人造草坪，一头飞得老高。当我发出惊叹的时候，凯瑞非常自豪地冲我笑，“上一次也是这样的。”凯瑞扬着眉毛把一杯新倒好的果汁递给了我。

“看来每个族群都有一个代表嘛。”我望向台上新登场的操闽南口音的大叔，这位大叔以“小弟”自称，

“哈，福建人。”我笑着对凯瑞说，凯瑞点点头，顺手又倒了一杯果汁给艾琳的丈夫，这个时候对于不会中文的马来裔族群来说正好是个放松的时间，艾琳忙介绍，“这是我丈夫，这是李然，刚从北京来的”。我们互相点了点头，之后艾琳的丈夫拎了地垫上一包薯片递给我，“请随意。”

“小弟”是一个很善于鼓动气氛的演讲者，之前短暂的平静又被打破，看来闽南语的观众不在少数。“你会说闽南语么？”我问还在一杯杯倒果汁的凯瑞，“呃……，我父母会，我只会一点点，其实我会听。”
“我听不懂，但我会一点粤语。”可蕊看起来明显有一点疲倦，毕竟在机构做了一整天的表格。
“累了吧？”我想我必须告诉她我对于制作表格这件事的疑惑。
“为什么你每天都在做表格？”
“啊？对呀，要做的，不做怎么办？”
“也可以不做啊。”
“不做？不做怎么工作呢？”
“不做也可以工作啊。”
“那样不行的，必须要做，你看你邮件上的日程，还有好多信息，都要做表格啊。”
“但是该执行不了的还是执行不了啊。”
“那也比不做强，不做的话会乱掉的。”
“哦，其实那些表格我都没怎么仔细看，而且我没有看表格的习惯，因为你们的表很长，看着看着就看叉了。”
“什么是看叉了？”
“就是看错行了。”
“对啊，可是还是要做的，反正我们这边就是要做表格。”
“恩，我了解，我们那儿也做表格，只是不像你们把什么事都写进去。”
“那你们不做表格的话，怎么安排事情呢？”
“靠猜喽。”我说，可蕊“噗”地一下笑起来，她知道我在逗她，可是说实话我这时候还在想有没有比做表格更有效率的办法，也或者，写诗会不会好一点，我想起我和一个朋友有一段时间每天半夜用短信互相发短诗，我的朋友晚上在想什么我真的只能靠猜，这么滑稽和小清新的事情与做表格真是搭不上调。
“快看那里，看那个人……”，我扭着脖子顺着旁边人群所指的方向看去，还真没看到发生了什么，是指那个举着榔头霓虹灯的人么？那不是刚才就看过了么。不过这时候人群已经把整个体育场挤得满满荡荡的了。艾琳和凯瑞看见我一直向后观望，也扭过头去，“恩，好多人，和四年前差不多，可能还会有人过来。”看来艾琳对四年前那次集会印象很深，我扭过头对她说，“这是我第一经历这样的事情。”
“哦，其实我们也是第二次经历这样的事情。”说着，艾琳歪着一侧嘴角，将手里的空杯子递给凯瑞。“半杯就够了，不要太多。”我拿起手机环视地拍了几张艾琳一家和凯瑞的照片，可蕊把她的手机递过来，“你看这是我刚才拍的。”
“恩，挺好，一会儿发给我。”可蕊总是笑眯眯的，并没有在机构繁琐着事务里对未来怨声载道，也许这也只是表面的。

“你还有多久的实习期？”我问道。
“什么是实习期？”可蕊惊讶地看着我，我想的中文表述让她有点陌生，所以我又重复地问道：“你在机构里还要实习多长时间。”我尽可能地把每个字说清楚，虽然我总觉得她的中文非常的好。
“几个月吧。”
“之后打算留在这个机构么？”
“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有想好。”可蕊这时候把手机翻过来，“你看这张。”一张四个人的背影，其中也有我，应该是刚才拍的，我还没仔细看她又把手机缩了回去，嘴里念叨，“这张不错，我要发到facebook上，可以么？”
“当然，记得发我一张就行了。”
“我现在就发你。”可蕊熟练地打开手机里的软件，好像刚才的疲惫有所舒缓。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一会儿你得告诉我回住处的乘车路线”，其实我倒不太担心，就像凯瑞说的，在这里没有人会迷路。

这时候讲台上好像已经不是刚才那个闽南语的“小弟”了，在轮换的演讲中除了族群的交叉轮换，当然必须有在性别上有所差异，这样才能显示出对话语权的平等机制足够尊重，这位演讲者的呼声不小，我一边拿起一片薯片一边向后观望，然后我掏出手机，这样的场景不用照片去记录有点遗憾，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站起来挡住后排人群的视线，所以把手机举高盲拍是最好的选择，凯瑞和可蕊看见我偷偷摸摸地拍照也不时地往后观望。对，那个肩扛霓虹灯的家伙还在，而且他绕着体育场已经走好几圈了，远处的那个榔头也还在，艾琳不停地对讲台上的话语用“yes”来回应，我也不时跟着大家晃动这面蓝色的小旗子。我的手机终于没电了，开不了机。

“你在淘宝上买东西么？”我转头问正玩手机的可蕊。
“哼？”又是一声像是从喉管内侧发出的疑问，但我敢确定她这次肯定听懂了我的中文，只是没反应过来。“哦，淘宝吗？有啊，我每次都买很多，然后一起寄过来，这样邮费会比较便宜。”
“邮费贵么？”我又问道，她的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顺手拎起一片薄薄的薯片，耷拉着眼皮看着我说，“不贵，但是我忘记多少钱了，反正还算便宜，我买过很多皮料。”
“什么皮料？”看来这回是我没听懂，她又补充到，“就是皮子啊，我做一些皮子材料的作品。”
“哦，便宜很多么？”
“对，便宜蛮多的。但是！”她语气停顿了一下，“中国的斤是我们这边斤的一半，我收到的时候以为我被骗了。”
“哦，对，我们那边斤是公斤的一半。”关于这个事情后来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还沿用“斤”这个测量单位，不过除了对英寸这样的测量单位让我曾经和布展工人陷入各种我不太擅长的数学公式里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阻碍过我描述长度和重量这类东西。

讲台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轮换上阵，我不时地盯着远处住宅楼里那些探出头的人，那真是一个不错的观看地点，居高临下，整个场馆估计都可以尽收眼底，但这个晚上那些想尽早睡觉的上班族，恐怕要熬夜了，特别是那些支持其他政党的人。

“什么时候可以看你的作品”，凯瑞一定是觉得我有点无聊，但其实还好，真的还好。
“哦，下周机构会有一个小型放映，到时候你可以来看。”我一边看着手里这面小旗子，一面测过身子和凯瑞随口聊着我在这边可能进行的考察计划。凯瑞也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出行和参观意见，这时我的余光也可以穿过凯瑞的肩膀看到后排人群聚精会神的表情，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并不占多数，中年离退休者居多，我猜测着这可能是因为与这次集会所涉及的和社会福利保障有关。

“请把这个递给我，谢谢。”

我把之前艾琳丈夫递给我还没开封的薯片递给了艾琳，同时顺手打开一瓶果汁倒在自己的杯子里，其实我发现酸奶相对于果汁来说更加甜腻，还好这里的天气在晚上并不闷热，只要没有太阳的直射，这个临近赤道的国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炎热，可是甜性食品在这里的受欢迎程度却是很高的。这应该和广东人的饮食习惯有关，再一个，印度甜品的含糖量也相对很高。

这时可蕊歪着头靠在凯瑞粗壮的大臂上，我想对于可蕊来说这些社会议题没法缓解她每天面对表格时的复杂心情。当然另外一侧，10岁的小伙子还蛮有活力，即便时不时站起来吹着赛场喇叭也会不过分地挡住后排人群的视线，艾琳当然也不希望孩子过分张扬，时不时挥手让他坐下。

刚当上父亲的我，对于孩子，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眼光，那种喜爱和欣赏像是突然被开启。同时这个孩子身上穿的以蓝色为主的国际米兰队服也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时期，那个全副武装的时期，护腿板、长筒袜、胶钉鞋一样也不少。这时候讲台上一个马来裔的中年男子用马来语朗读着他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对于艾琳一家，这个时候他们听得十分认真。我不确定艾琳的儿子能不能听懂，但我肯定是一句也听不懂。

“你还好么。”凯瑞估计也听不懂，我猜想他应该要比我感到无聊，至少我可以努力透过政治性的目光来假想自己做出那么一类讨好而猥琐的创作，所以“还好吧，我真的不累。”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汇来形容那些马来工人捡拾椰子时的笑，其实孩子的笑有时候更放肆，可那种笑更像是窃喜，一种意外所得后的喜悦，或者一种轻微地越过规则与制度的快感，而能够让我在这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感觉还好的可能就是这种喜悦，几个意外所得的椰子，一种极小而卑微的动作本身。

作者：李然